

第二章 方便道之施設

第一節 四不壞淨（四證淨） (pp.41-48)

一、解脫道：依八正道行，得究竟解脫

中道——八支聖道的修行，是以正見（samyag-dr̥ṣṭi）為先導的。

從眾生身心自體去觀察，通達緣起（pratītya-samutpāda）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而苦蘊集；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而苦蘊滅。

苦蘊集是生死流轉，苦蘊滅是解脫涅槃。如實知緣起的集、滅而修行，達到悟入真諦，就成為聖者。

聖者的悟入，是「遠離塵垢，法眼生，謂所有集法皆是滅法」¹；²或說：「於四諦如實知」；「知見四諦得漏盡」；「於四諦如實現等覺」³。

總之，於緣起、四諦（catvāry-ārya-satyāni）的體悟，是初果的預入聖流，到阿羅漢究竟解脫，如來現正等正覺的不二法門。（p.42）

二、方便道之施設與開展：兩類「四預流支」

（一）契證深法，非一般人能所及

1、概述眾生無始來之煩惱

¹（原書 p.47，n.1）《相應部》（五六）〈諦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三四二）。

² 參見：

（1）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396 經》卷 15（大正 02，106c19-107a1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壞諸闇冥，光明顯照。如是，聖弟子**所有集法，一切滅已，離諸塵垢，得法眼生，與無間等，俱三結斷**。所謂身見、戒取、疑，此三結盡，名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必定正覺，趣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邊。……是故，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，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。」

（2）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972 經》卷 35（大正 02，251b8-11）：

……復次，婆羅門作如是說：「**所有集法皆是滅法**，此是真諦，非為虛妄。」乃至於彼真諦不計著，於一切世間觀察生滅，是名第二婆羅門真諦。……

（3）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 〈4 往生品〉（大正 08，227c2-16）：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法眼淨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以法眼知是人隨信行、是人隨法行……須陀洹……斯陀含……阿那含……阿羅漢……知**所有集法皆是滅法**，作辟支佛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法眼淨。」
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聖典結集與部派分化〉，p.71：

……阿若憍陳如……為五比丘中最先悟入的。見苦集皆是滅法，顯然是緣起

（pratītya-samutpāda）的苦集與苦滅的體見。由於安立四諦：苦應知，集應斷，滅應證，道應修；在正見為先導的修行中，知苦、斷集而證滅，名為「見滅得道」或「一念見諦」。……

³（原書 p.47，n.2）《相應部》（五六）〈諦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三二九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一六（大正二·一一二上）。

又〈諦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三六〇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五（大正二·一〇四下）。

又〈諦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三五八——三五九）；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五（大正二·一〇七下）。

中道正行的修證，對一般根性來說，到底是難了一些。因為眾生無始以來，一直繫縛在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熹阿賴耶」中，成為眾生——人的特性。⁴

核心是自我，表現為（情感的）「我我所愛」；在知識開展中，成為「我我所見」；而更根深柢固的，是（意志的）「我我所慢」。

要徹悟緣起無我，離見（*drṣṭi*）、愛（*trṣṇā*）、慢（*māna*）而究竟解脫，不能不說是「甚深」了。⁵

⁴ 參見：

- 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233 經》卷 9(大正 2, 56c6-7)：
云何世間集？謂當來有愛、喜貪俱、彼彼樂著。
- (2) 彌勒說，[唐] 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7(大正 30, 434c13-15)：
云何集聖諦？謂若愛，若後有愛，若喜貪俱行愛，若彼彼喜樂愛等，名集聖諦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「佛法」〉，p.25：
……上面說到，釋尊感到佛法太深，不想說法，問題在「眾生樂著三界窟宅」。……阿賴耶（*ālaya*），譯義為窟、宅、依處、藏……聯想到四諦中集諦的內容……愛、樂、欣、熹、貪、阿賴耶，以不同名字（約義多少不同）而表示同一內容，這就是生死不已的癡結所在。……世間的喜樂，不永久，不穩定，終歸於消失。徹底的說，世間的或苦或樂，一切是無可奈何的苦樂不已，終究是苦。眾生為什麼愛著？由於愚昧無知——無明。無明是蒙昧的意欲，與愛不相離，是生死眾生的通病。無明與愛是煩惱根本，因煩惱而起（善惡）業，因業而感苦果——身心自體又愛染不已，苦惱不了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佛法中特別愛好的數目〉，p.225：
說到集諦，起初但說是愛。愛的內容，經說有多種分類。其中，南傳的赤銅鑠部立三愛——後有愛、貪喜俱行、彼彼喜樂。
說一切有的《雜阿含經》，也是這樣說，而北方的說一切有部論師，卻說成「四愛」——愛、後有愛、貪喜俱行愛、彼彼喜樂愛。這使我想起了，說一切有部的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有「四阿賴耶」——愛阿賴耶、樂阿賴耶、欣阿賴耶、喜阿賴耶（《攝大乘論》上）；而在赤銅鑠部中，也沒有愛阿賴耶，只是三阿賴耶說（律之大品大犍度一·五）。
阿賴耶是著處，生死的癡結所在，與集諦的愛，意義相通。被解說為「愛增長名取」的取，也立為「四取」——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。

⁵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「佛法」〉，p.26：
眾生只是身心和合的個體活動，一切依於因緣，而眾生卻都感到與他對立的自我存在，這才表現出向外擴展（我所的無限擴展），向內自我固執的特性。生死不已的根源在此……如通達緣起故無常、苦、無我我所的，也就能契入「空相應緣起」。如經說……知無常、無我，能離一切煩惱（主要的是：我我所見，我我所愛，我我所慢）而得涅槃……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161-162：
在沒有證真理，斷煩惱的聖者，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，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。在這一解說中，稱為**我癡**，**我見**，**我慢**，**我愛**。本來沒有我（常住不變自在）的，看作有我，名**我癡**。由於自我的錯覺，因而執為確有的，名**我見**。由於執有自我，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，名**我慢**。不但妄自尊大，而且愛戀此自我，名**我愛**。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，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。……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〈中道之實踐〉，pp.245-246：
……由此可知我的定義，不但是**真實**、**不變**、**獨存**。從有情的**薩迦耶見**說，特別是**主宰義**……換言之，依於實在、不變、獨存的法我性，引起的絕對自由意志——薩迦耶見，為一切依自我為中心而發展的**自愛**、**自慢**、無限私欲的源泉，也即是生死的根源。
悟了緣起，知一切為相待的緣起，變異的緣起，無性的緣起，僅為似一似常似有的人生

2、釋尊以大悲心，施設方便之法

釋尊大慈悲心，不捨眾生，所以有方便道的施設。

契入甚深法的初果，名為須陀洹（srotāpanna）——預流，意思是預入聖道之流，成為聖者。⁶

(二) 闡釋：兩類「四預流支」

1、成為聖者之條件：四預流支

佛弟子中，確有「言下頓悟」的，但約一般根性來說，總是次第漸入的。

入預流位，有必備的條件，名為四預流支⁷（catvāro-srota-āpannāṅgāni）。

宇宙；唯有在相對的、變動的緣起因果中，才有世俗假名的自由。離卻實我見，即成無我智。我與我所相關，知我無自性，我所也即不可得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廣五蘊論講記》，pp.279-280：

阿賴耶識，在佛法叫做「無覆無記」，它是生死有漏法，但是不能說善說惡的。末那識雖然也不能說善說惡，但它畢竟是與煩惱相應，所以叫「有覆無記」。這個「恆」，是從來不斷，一直如此的。它一直都是與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這四種根本的重要煩惱相應，換一句話，有這個末那識，就有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。癡、見、慢、愛這四種煩惱，上面都講過的，這裡特別多加個「我」。我癡，就是對於「我」不瞭解，不瞭解有我無我，以為有我。我見，就是執著有我。我愛，就是愛著這個我。我慢，是依我而起的一種高慢、一種自尊心。生死意志最根本的地方，就是在這裡。所以，真正要了生死、得解脫，就要將末那識裡面的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徹底解決了，就解脫了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377：

見愛我慢，可代表一切的煩惱。見，是思想方面的錯誤，如見取、戒禁取、邪見等。愛是情感方面的錯亂，如貪戀取著等。我慢是意志方面的錯誤，如高舉、傲慢、自是等。

⁶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393經》卷15(大正02，106a25-29)：

……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，悉應當說。又三結盡，得須陀洹，一切當知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知苦聖諦、知苦集聖諦、知苦滅聖諦、知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當知、如是當見無間等。……

(2) [後秦]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，《十誦律》卷26(大正23，189b15-18)：

佛知其心隨意說法，得遠塵離垢，諸法眼生，見法得法、知法淨法度疑，不信他、不隨他、除疑悔，住初果中得無畏。

(3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[唐] 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66(大正27，343c8-14)：

遠塵離垢於諸法中生淨法眼者，說前三果。謂諸具縛及離欲界五品染已，入正性離生，生淨法眼，得預流果。若離欲界六、七品染已，入正性離生，生淨法眼，得一來果。若離欲界乃至無所有處染已，入正性離生，生淨法眼，得不還果，令盡諸漏及得無漏。

(4) [唐] 玄奘譯，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》卷10〈8 獲益囑累品〉(大正13，776b23-25)：

復有無量無邊眾生，聞佛所說，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生淨法眼，得預流果。……

(5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，p.232：

觀緣起法無常無我而契入緣起空寂性的，就是體「見正法」，也叫做「入法界」。「初」入正法的聖者，「名須陀洹」果。須陀洹，是梵語，譯義為「預流」或「入流」。修行到此，契入了法性流，也就參預了聖者的流類。須陀洹果的證入，經中形容為：「見法，得法，知法，入法；得離狐疑，不由於他；入正法律得無所畏」。所以，這是現見的，自覺的，於正法有了絕對的自信。

⁷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.309：

2、以「正見」為先之預流支

(1) 舉經說

經中有兩類四預流支，有屬於如實道的，**正見**為先的預流支，如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三一四)說：

「諸比丘！有四預流支，何等為四？親近善士；聽聞正法；如理作意；法隨法行。」

8

(2) 釋經義

A、釋：預流支

預流支是證入預流果的支分。

B、釋：親近善士

先要**親近善士**：佛及聖弟子是善士；佛弟子而 (p.43) 有正見、正行的，也是善士。從善士——佛及弟子聽聞正法，不外乎四諦（一切法門可統攝於四諦中）。

C、釋：「慧學」修習次第

這是古代情形，等到有了書寫（印刷）的聖典，也可以從經典中了知佛法，與聽聞一樣，所以龍樹（Nāgārjuna）說：「佛法從三處聞：從佛聞，從弟子聞，從經典聞」。⁹

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，經說有二類：一、「親近善友，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」為四預流支，約四諦說證入，是**重於智證**的方便。

二、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成就聖戒」為四預流支，是以**信戒為基**，引入定慧的方便；證入名得「四證淨」。

這二者，一是重慧的，是隨法行人，是利根。一是重信的，是隨信行人，是鈍根。這是適應根機不同，方便不同，如證入聖果，都是有信與智慧，而且是以智慧而悟入的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其他法門〉，pp.1237-1238：

「四依」，本是共聲聞法的，是聞思修慧學進修的準繩。佛法重智證，但證入要有修學的條件——四預流支，而四依是預流支的抉擇。如慧學應「親近善士」，但親近善知識，目的在聞法，所以應該**依所說的法**而不是依人——「依法不依人」。「聽聞正法」，而說法有語言（文字）與語言所表示的意義，聽法是應該「**依義不依語**」的。依義而作「如理作意」（思惟），而佛說的法義，有究竟了義的，有不徹底不了義的，所以「如理作意」，應該「**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**」。進一步要「法隨法行」，而行有取識的行，智慧的行，這當然要「**依智不依識**」。「四依」是聞思修慧的抉擇，是順俗而有次第的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慧學概說〉，pp.182-188。

⁸ (原書 p.47, n.3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 (大正二·二一五中)；又卷四一 (大正二·二九八下)。

⁹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8 (大正 25, 196a14-16)：

初發心菩薩，若從佛聞、若從弟子聞、若於經中聞，一切法畢竟空，無有決定性可取可著，第一實法，滅諸戲論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 (大正 25, 66b4-6)：

何者是佛法？佛法有五種人說：一者、佛自口說，二者、佛弟子說，三者、仙人說，四者、諸天說，五者、化人說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〈中道之方法論〉，pp.53-54：

佛所說的正法，稱為「法界等流」，這並非與中道實相——法界無關，而是中道的影像教，

無倒的聽聞正法，能成就「聞慧」。如所聞的正法而審正思惟，如理作意能成就「思慧」。如法隨順法義而精勤修習，法隨法行能成就「修慧」。

聞、思、修——三慧的進修，能見諦而得預流果。¹⁰

〔3〕小結

這是般若 (prajñā) ——慧為先導的，為上一章「中道正法」的修行階梯。

3、以「淨信」為主之預流支

〔1〕舉經說：四證淨

經中說到另一預流支，就是四證淨 (catvāro 'vetya-prasāda)，如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五三——二五四)說：

「諸比丘！汝等當勸彼等（親族、朋友）修習安住四預流支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證淨勸導修習安住……，於法（證淨）……，於僧（證淨）……，聖者所樂……能發三摩地之戒勸導修習安住。」

〔2〕舉《論》義：四不壞淨

證淨 (avetya-prasāda)，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譯為不壞淨 (abhedya-prasāda) (p.44)，這是脇 (Pārśva) 尊者所傳，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一〇三 (大正二七·五三四下)說：

「脇尊者曰：此應名不壞淨。言不壞者，不為不信及諸惡戒所破壞故。淨謂清淨，信是心之清淨相故，戒是大種清淨相故。」

〔3〕辨釋二說

佛 (buddha)，法 (dharma)，僧伽 (saṃgha) ——三寶，是佛法開展中形成的全體佛法。

如指月的手指不是月，卻確有標指明月的作用。了解法界等流的教法，須具有純正的信心，以信心去接受古聖先賢的指示。要知道：不單是對於尋求正理，需要聽聞（此聽聞，實不僅是用耳聞的。如說：「般若從三處聞：從佛聞，弟子聞，及經典聞」。所以這是包含聽受師友的教授，以及自己從經典中去參研）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37-38。

¹⁰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61 經》卷 3(大正 02，15c16-16a17)：

云何色受陰？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，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為色受陰。復次，彼色是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。若彼色受陰，永斷無餘，究竟捨離、滅盡……是名為妙，是名寂靜，是名捨離一切有餘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……

比丘！若於此法以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分別、忍，是名隨信行；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

比丘！若於此法增上智慧思惟、觀察、忍，是名隨法行；超昇離生，越凡夫地，未得須陀洹果，中間不死，必得須陀洹果。

比丘！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三結盡斷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！是名須陀洹果，不墮惡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後究竟苦邊。

比丘！若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作，捨離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得解脫。

(2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92 經》卷 31(大正 02，224b27-c10)。

(3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127 經》卷 41(大正 02，298c15-18)。

信 (śraddhā) 是以「心淨為性」的¹¹；對三寶的證淨，是對三寶堅定不變的信心。聖者所愛樂戒 (śīla)，是佛弟子必不可缺的，如法的正常戒行。

有信與戒為基礎，能深入佛法。本來這是對三寶的淨信，及「聖（所愛）戒成就」，以後才合名證淨。

名為四證淨，那是證智相應的信與戒；**不壞淨**可通於深淺——聖者的證淨（即證預流果）；還沒有證入者的淨信。¹²

(4) 小結

這是以信為主，能由淺易而深入的法門。

4、辨釋：兩類眾生之根性

(1) 方便有二說，終能成就聖位

預入聖流，一定是有慧有信，缺一不可。經說以信為先或以慧為先，只是適應根性的方便不同，所以佛法所說的兩類預流支，都可以依之而成為聖者。(p.45)

(2) 略釋二者之根性

¹¹ (原書 p.47, n.4) 心淨與信，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一〇三 (大正二七·五三四下)。

¹²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33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3c26-214a9)：

爾時，世尊告離車難陀言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[16]不壞淨者，欲求壽命，即得壽命，求好色、力、樂、辯、自在即得。何等為四？謂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我見是聖弟子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於天上得十種法。何等為十？得天壽、天色、天名稱、天樂、天自在，天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

若聖弟子於天上命終，來生人中者，我見彼十事具足。何等為十？人間壽命、人好色、名稱、樂、自在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我說彼多聞聖弟子不由他信、不由他欲、不從他聞、不取他意、不因他思，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。」

[16]不壞淨 Aveccappasāda。

(2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127 經》卷 41(大正 02, 298c15-18)：

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成就四法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者，當知是須陀洹。」

(3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經》卷 8〈9 眾集經〉(大正 01, 51a9-11)。

(4) 舍利子說，[唐] 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6(大正 26, 393b7-9)：

四證淨者，如契經說：「成就四法說名預流。何等為四？一、佛證淨，二、法證淨，三、僧證淨，四、聖所愛戒。」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307-310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信心及其修學〉，p.90：

三、「證信」，或稱「證淨」。這是經實踐而到達證實。過去的淨信，或從聽聞（教量）而來，或從推理（比量）而來。到這時，才能「悟不由他」，「不依文字」，現量的通達，這是證位。

在大乘中，是初地的「淨勝意樂」；在聲聞，是初果的得「四證淨」或「四不壞信」。

(7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道在平常日用中〉，p.278：

淨信，是於佛不壞信，於法不壞信，於僧不壞信；性善戒，是聖所愛戒成就。成就這信戒為內容的「四不壞信」，決不退墮，決定向三菩提（正覺）。如進修定慧，那現生就能得解脫。在佛法中，淨信是入佛之門，戒善是學佛之基，更深一步的定慧修證，是不能離信戒而有所成就的。

A、舉經說：隨法行、隨信行

經上說：佛弟子的根性，利鈍不同，有隨法行（dharmânusārin）與隨信行（śraddhânusārin）二類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（大正二·二四〇上—中）說：

「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於五法增上智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法行。」

「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乃至五法少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信行。」¹³

B、釋經義

隨法行人，於信等五法中，智慧增上，是慧力特強，以慧為主而信等為助的。

隨信行人，於五法中是「少慧」，慧力差一些，是以信為主而慧等為助的。

信等五根，因根性而可能有所偏重，而其實五根都是具足的。

(3) 小結

甚深法是智慧所覺證的，以聞思修而入的預流支，是**利根隨法行人**。在佛法的開展中，方便適應，又成立證淨（重信）的預流支，那是**鈍根隨信行人**所修學了。¹⁴

(三) 別釋：為「隨信行」施設方便之法

I、略釋「歸依三寶」之涵義

(1)「三寶」之涵義

A、真實三寶

「法」，是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法界」的。¹⁵

¹³（原書 p.48, n.5）參閱《相應部》（五五）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二六九）。

¹⁴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.141：

這又是兩大類的根性不同，是通於在家出家的。在聲聞弟子中，「或是隨信行」的，是**鈍根**；「或是隨法行」的，是**利根**。信與智，是學佛所不可缺少的功德。……信是情意的，智是理性的，學佛的要使這二者，平衡進展到融和。因為「無慧之信，增長愚癡」；「無信之慧，增長諂曲」。佛法說信智一如，但在學者的根性來說，有是重信的，一切以信為前提而進修的；有是重智的，一切以智為前提而進修的。所以雖然究竟的目標一致，但下手時，信與智不免偏重，形成了佛弟子的二大類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57：

學佛本有二類根性：(一)是隨信的，重於信心，隨信而入於佛法；(二)是隨智的，重於法智，隨智而深入佛法。本經宗明果德，所以重在信心，隨信入道。「信增上」，是隨信行的信心，漸次深固而有力。隨信如信根，信增上如信力，這是信位菩薩，「依」於上來「明信」，進而「隨順法智」。……得到明信，再隨順智慧觀察正法，名為法智，這是勝解行地菩薩。隨順法智後，再進「而得」到「究竟」，即是悟入正法，於正法究竟決了無疑，不會退轉了，這是分證以上的菩薩。

¹⁵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296經》卷12（大正02，84b14-c9）：

云何為**因緣法**？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
云何**緣生法**？謂無明、行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顯發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。……此等諸法，

釋尊在菩提樹下，徹悟正法而被尊稱為「佛」。

釋尊說法教化，出家與在家的，很多人從佛修行。佛為 (p.46) 弟子們制立戒法；出家者依戒律而成立僧伽。

在家與出家弟子中，有預流、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——四果、四向的聖者，稱出家聖者為**聖僧**。

B、住持三寶

佛法流布人間，佛、法、僧——三寶，就出現於世間¹⁶。佛法與一般神教，有本質上的差異，但三寶住世，就有類似一般神教的情形。

佛，如一般宗教的（最高神或）教主。**法**，如一般宗教的教義與教規。**僧**，如一般宗教的教會、教團。

(2)「歸依三寶」之意義

佛弟子歸依時說：「歸依佛，兩足尊」；佛是人類（兩足的）中最偉大、最可尊的聖者。

「歸依法，離欲尊」；在離煩惱、離罪惡的教義中，佛的法是最徹底、最可尊的。

「歸依僧，眾中尊」；佛弟子的僧伽，在一切教團中，是最可尊敬的。

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真實、不顛倒。如是隨順緣起，是名緣生法。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名緣生法。

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、緣生法正知善見，不求前際……不求後際……內不猶豫……爾時悉斷、悉知，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，成不生法。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、緣生法如實正知，善見、善覺、善修、善入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p.236-237：

聖道所正見的緣起與聖諦，都稱為**法**。緣起而被稱為法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二……這一經文，非常著名，雖所傳與譯文略有不同，而主要為了說明：緣起法與緣生法，是本來如此的，與佛的出世不出世無關；釋尊也只是以聖道覺證，為眾生宣說而已。法住、法界等，是形容「法」的意義。《瑜伽師地論》譯作：「法性」、「法住」、「法定」、「法如性」、「如性非不如性」、「實性」、「諦性」、「真性」、「無倒性非顛倒性」。

「法」是自然而然的，「性自爾故」，所以叫「法性」。法是安住的，確立而不可改的，所以叫「法住」。法是普遍如此的，所以叫「法界」。法是安定不變動的，所以叫「法定」。法是這樣這樣而沒有變異的，所以叫「法如」。「如」是 tathātā 的義譯，或譯作「真如」。

「法不離如、法不異如」，就是「非不如性」(avitathatā)、「不變異性」(anayatathatā) 的異譯，是反復說明法的如如不變。「審諦真實不顛倒」，與《瑜伽論》的「實性」、「諦性」、「真性」、「無倒性非顛倒性」相近。

法——緣起（與緣生）有這樣的含義，當然是「法」了。聖諦也有這樣的意義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一六……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「法」之研究〉，pp.109-111。

¹⁶ (原書 p.48, n.6) 三寶的次第成立，大乘經也有說到的，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一四·五三七下）說：「始在佛樹力降魔，得甘露滅覺道成。已無心意無受行，而悉摧伏諸外道，三轉法輪於大千，其輪本來常清淨。天人得道此為證，三寶於是現世間。」

「歸依三寶」，表示出對三寶的無限信敬。¹⁷

2、四證淨、四不壞信之安立

(1) 四證淨

這種（不離智慧的）信，清淨的、純潔的信心，類似一般宗教的信仰。在佛教中開展起來，成為一般通俗易行的法門。

對三寶的崇敬，是**信**；真正有信心，一定有**戒**。**戒**，不是外道的種種邪戒，是人類的德行，構成人與人間和諧安樂的行為與生活，這是聖者所愛樂（離此是不能成為聖者的）戒。

(2) 四不壞淨：通於「善道」、「解脫道」

A、為攝化在家頓根初學而說

四不壞淨，就是依此（不離慧的）深信，及完善的戒行，而能契入聖法流的。（p.47）

這是「佛法」時期，適應隨信行人的方便，近於一般宗教，所以是通俗的易行道，為出家的鈍根初學說，更多的為一般在家的信眾說。

B、舉經釋義

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四不壞淨成就，「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」¹⁸。「若墮地獄、畜生、

¹⁷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92經》卷22(大正02, 158b6-11)：

……給孤獨長者聞法、見法、得法、入法、解法，度諸疑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、律，心得無畏，即從座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「已度。世尊！已度。善逝！我從今日盡其壽命，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。」……

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經》卷9(大正01, 480a4-11)：

……於是，郁伽長者已見法得法，覺白淨法，斷疑度惑，更無餘尊，不復從他，無有猶豫，已住果證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，即從坐起，為佛作禮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世尊！我從今日，從世尊自盡形壽，梵行為首，受持五戒。」

(3) [劉宋] 僧瓊撰出，《十誦羯磨比丘要用》卷1(大正23, 496a13-14)：

……「我某甲，從今盡壽，歸依佛兩足尊、歸依法無欲尊、歸依僧眾中尊。」……

(4) [陳] 真諦譯，《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》卷2(大正24, 968a4-8)：

……「大德憶念！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，盡形壽歸依法離欲尊，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。大德憶持！我是優婆塞，盡形壽歸依不殺生業清淨。」第二第三亦如是說。應授與五戒，復應作是事。……

(5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27-28：

三寶，是我們的歸敬對象，在一切宗教的教主，教理，教徒中，三寶是最圓滿，最清淨的。然佛像與僧眾，不一定能符合這一意義吧！這應該知道：如現在，佛是或玉，或石，或金，或銅，或木雕，或土塑，或紙畫的佛像；法是三藏經典，或古今大德的法義；僧是出家眾。這稱為**住持三寶**，是佛滅後，佛教流傳於世間時的三寶，恭敬供養，依此而歸向於真實的三寶。又如釋迦佛出世時，釋迦佛是佛寶；佛所開示的教說——四諦，緣起，涅槃等是法寶；隨佛出家的凡眾聖眾，是僧寶。這是**化相三寶**，是佛出人間教化時，以此三相為三寶。恭敬供養，依此而歸向十方一切佛，正法，一切賢聖僧。化相與住持三寶，都是佛教在世間的具體形相；以此為歸依對象，從而更深入一層。

¹⁸ (原書 p.48, n.7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(大正二·二一四上)。

參閱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九〇)。

餓鬼者，無有是處」¹⁹。²⁰

如是「福德潤澤，(善潤澤)，為安樂食」²¹。「四種福德潤澤，善法潤澤，攝受稱量功德不可稱量」²²。²³

是四種「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」²⁴。²⁵

¹⁹ (原書 p.48, n.8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(大正二·二一四中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五三——二五四)。

²⁰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33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3c26-214a9)：

爾時，世尊告離車難陀言：「若聖弟子成就四不壞淨者，欲求壽命，即得壽命，求好色、力、樂、辯、自在即得。何等為四？謂佛不壞淨成就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……我見是聖弟子於此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於天上得十種法。……我說彼多聞聖弟子不由他信、不由他欲、不從他聞、不取他意、不因他思，我說彼有如實正慧知見。」

(2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38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4b8-18)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起哀愍心、慈悲心。若有人於汝等所說樂聞樂受者，汝當為說四不壞淨，令入令住。何等為四？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於聖戒成就。……多聞聖弟子於佛不壞淨成就，若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者，無有是處！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亦當建立餘人，令成就。』」

[3]起=趣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[4]〔聖〕—【聖】。

²¹ (原書 p.48, n.9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(大正二·二一四下)。

²² (原書 p.48, n.10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(大正二·二一五上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三〇五——三〇九)。

²³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38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4c26-215a2)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食，長養眾生，四大增長攝受。何等為四？謂搏食、觸食、意思食、識食。如是，福德潤澤，為安樂食。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(2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41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5a14-24)：

次經亦如上說。差別者：「如是聖弟子四種福德潤澤，善法潤澤，攝受稱量功德，不可稱量爾所果福、爾所果、爾所福果集，然彼得眾多福利，是大功德聚數。譬如五河合流，謂恒河、耶菩那、薩羅由、伊羅跋提、摩醯，於彼諸水無能度量百瓶、千瓶、百千萬瓶者，然彼水多，是大水聚數。如是聖弟子成就四功德潤澤者，無能度量其福多少，然彼多福，是大功德聚數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：『我當成就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』」

(3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131 經》卷 41(大正 02, 299a18-23)。

(4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134 經》卷 41(大正 02, 299b10-14)。

²⁴ (原書 p.48, n.11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(大正二·二一六中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九五)。

²⁵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47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6a29-b4)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於佛不壞淨，於法、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，是名四種諸天天道，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重令淨。」

(2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48 經》卷 30(大正 02, 216b7-c15)。

C、結義

修四不壞淨而深入的，能得預流果；但重視福德，善法，不墮惡趣而生於天上，表示了趣向解脫，而又通於沒有成聖的善道²⁶。

第二節 六念法門 (pp.49-56)

一、以信為基之三類方便道

(一) 四不壞淨

釋尊安立的方便道，是四預流支 (catvāro-srota-āpannāṅgāni)：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所愛戒成就。

(二) 以三寶淨信為本，加施、慧而安立

然經中還有二說：一、佛證淨，法證淨，僧證淨，施捨²⁷。

二、佛證淨，法證淨，僧證淨，智慧²⁸。

(三) 小結

這二類都名為四預流支，可見（方便道的）四預流支，是以佛、法、僧——三寶的淨信為本的；

在三寶的淨信外，加入施捨，或者戒，或者智慧，而後來以加入「聖所愛戒成就」為定論的。

二、以信為基之「六念」的開展

(一) 開展中次第之形成

1、成熟為「六念」

以信為基本的修行系列，是在佛法開展中次第形成的。或重在憶念不忘，有「六（隨）

(3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49經》卷30(大正02, 216c18-29)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諸天天道。未淨眾生令淨，已淨者增其淨。何等為四？謂聖弟子念如來事，如是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彼如是念如來事已，則斷惡貪，及斷心惡不善過。念如來故，心生隨喜；心隨喜已，則歡悅；歡悅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覺受樂；覺受樂已，三昧定；三昧定已，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何等為諸天天道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我聞無患為上諸天天道。我從今日，於諸世間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患，但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。』如是法、僧、聖戒成就亦如是說。」

(4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50經》卷30(大正02, 217a3-15)。

²⁶ (原書 p.48, n.12) 拙作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五章(三〇七——三〇八)。

二類四預流支，參閱舟橋一哉《原始佛教思想の研究》(一九四——一九五)。

²⁷ (原書 p.55, n.1)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三〇一、三〇八)。

²⁸ (原書 p.55, n.2)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三〇九)。

念」(ṣaḍ-anusmṛti)。六念是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，念（施）捨，念天。

2、次第增多

法門的次第增多是：初修與四不壞淨相關的**四念**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²⁹。

其次**念五事**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念戒，念施捨³⁰。

末後再加入念天，就是六念了³¹。

3、為在家弟子施設四法、五法

如綜合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為淨信而修行，那就有信，戒，施，慧——四法³²；信，戒，聞，施，慧——五法的施設³³。(p.50)

四法與五法，是為在家弟子說的，可說是三類（方便道）預流支的綜合。

(二)「六念」法門之修習與發展

1、別釋：「念」之涵義

六（隨）念法門，也是以信為先導的方便。

說到念（smṛti），是憶念，明記不忘，是修行、特別是修習定慧所必要的。³⁴

²⁹（原書 p.55, n.3）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（大正二·二一六中——下）。

參閱《相應部》（五五）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二九六）。

³⁰（原書 p.55, n.4）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（大正二·二一八中）。

³¹（原書 p.55, n.5）《雜阿含經》卷二〇（大正二·一四三中——一四四上）。

又卷三〇（大正二·二一八中——二一九上）。

《增支部·六集》（南傳二〇·四六——五二）等。

³²（原書 p.55, n.6）《相應部》（五五）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二九九）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四（大正二·二三中——下）。

³³（原書 p.55, n.7）《相應部》（五五）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二五九——二六〇）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（大正二·二三六中——下、二三七下）。

³⁴ 參見：

(1) 世親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4(大正 29, 19a20-21)：

念，謂：於緣明記不忘。

(2) 〔唐〕普光述，《俱舍論記》卷 4(大正 41, 74b21-23)：

念之作用，於所緣境分明記持，能為後時不忘失因，非謂但念過去境也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淨土新論〉，pp.43-45：

《般舟三昧經》所說的念佛，是念佛三昧。念，為憶念或思惟。佛身的相好，及極樂世界的莊嚴……於所緣極樂依正的境界，分別觀察。這樣的念慧相應，安住所緣；如達到「心一境性」——定，就是念佛三昧成就了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廣五蘊論講記》，pp.69-73：

……「念」，是一種心所作用，……念心所力量夠的話，心理上能夠重新現起曾經經歷過的事情，就是記憶。如果念的力量很差的話，就想不出來了。……心不會忘失，能夠「明記為性」，明明白白的記得，這是「念」的體性。……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856：

念佛，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，但特別發達起來的，是大乘佛教。念佛法門的發達，與十方佛現在的信仰，及造作佛像有關。佛在世時，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」，是依人間的佛、比丘僧，及佛與比丘所開示的法，作為繫念內容的。「念」是憶念不忘，由於一心繫念，就能得正定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……依念得定，依定發慧，依慧得解脫。「六念」

依「念」的專心憶念，能趣入定境，所以說「念為定依」（依定才能發慧）。³⁵

2、「六念」之修習與果德

六念的修習：**繫念三寶**而**信心清淨**，如昏夜的明燈，荒漠中發見甘泉一樣，內心清淨，充滿了幸福、平安的充實感。

憶念（重自利的）所持的**戒行清淨**，憶念（重利他的）如法**施捨**的功德。

有信心，有善行，無論是成為預流（聖者），或還是凡夫，都會上升天國，享受福樂。所以能「於諸世間，若怖若安，不起瞋恚，我當受持純一滿淨諸天天道」³⁶。

在《增一阿含》中，六念以外，增列念身，念休息（寂止），念安般，念死，共為十念³⁷。但後四念的性質，與六念是不同的。

3、闡釋：六念之涵義

(1) 舉經說

六念的內容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二〇（大正二·一四五中）說：

法門都是這樣的……

³⁵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623經》卷24(大正02, 174b21-c12)：

佛告比丘：「若有世間美色，世間美色者，在於一處，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，復有大眾雲集一處，若有士夫不愚不癡，樂樂背苦，貪生畏死，有人語言：『士夫，汝當持滿油鉢，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，使一能殺人者，拔刀隨汝，若失一滲油者，輒當斬汝命。』云何？比丘！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，不念殺人者，觀彼伎女及大眾不？」比丘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世尊！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，常作是念：『我若落油一滲，彼拔刀者當截我頭。』唯一其心，繫念油鉢，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，不敢顧眄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色，善攝一切心法，住身念處者，則是我弟子，隨我教者。……比丘！身身觀念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，受、心、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。是名比丘正身自重，一其心念，不顧聲色，善攝心法，住四念處。」

(2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32(大正30, 460c21-461a13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念佛淺說〉pp.104-105：

要使心不散亂，不向其他路上去，而專集中於一境，修念才有成功的可能。經中喻說：有人得罪國王，將被殺戮。國王以滿滿的一碗油，要他拿著從大街上走，如能一滴不使溢出外面，即赦免他的死罪。這人因受了生命的威脅，一心一意顧視著手裡的碗。路上有人唱歌跳舞，他不聞不看；有人打架爭吵，他也不管；乃至車馬奔馳等種種境物，他都無暇一顧，而唯一意護視油碗。他終於將油送到國王指定的目的地，沒有潑出一滴，因此得免處死。這如眾生陷溺於無常世間，受著生死苦難的逼迫，欲想出離生死、擺脫三界的繫縛，即須修念，專心一意的念。不為可貪可愛的五欲境界所轉；於可瞋境不起瞋恨；有散亂境現前，心也不為所動。這樣專一繫念，貪瞋煩動不起，心即歸一，寂然而住。於是乎得定發慧，無邊功德皆由此而出。反之，若不修念，定心不成，雖讀經學教，布施持戒，都不能得到佛法的殊勝功德，不過多獲一點知識，多修一些福業而已。

³⁶ (原書 p.55, n.8)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（大正二·二一六下）。

《相應部》（五五）〈預流相應〉（南傳一六下·二九六）。

³⁷ (原書 p.55, n.9)《增壹阿含經》（二）〈十念品〉（大正二·五五二下——五五三下）。

《增支部·一集》（南傳一七·四四、六二——六三）。

「當念佛功德：此如來，應，等正覺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，世尊。」(p.51)

「念法功德：於世尊正法律，現法，離諸熱惱，非時，通達，緣自覺悟。」

「念僧功德：善向，正向，直向，等向，修隨順行，謂向須陀洹，得須陀洹，向斯陀含，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，得阿那含，向阿羅漢，得阿羅漢：如是四雙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。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供養、恭敬、尊重之處，堪為世間無上福田。」

「念戒功德：自持正戒，不毀、不缺、不斷、不壞，非盜取戒，究竟戒，可讚歎戒，梵行戒，不憎惡戒。」

「念施功德：自念布施，心自欣慶捨除慳貪，雖在居家解脫心施，常施，樂施，具足施，平等施。」

「念天功德：念四王天，三十三天，炎摩天，兜率陀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。清淨信戒（聞施慧），於此命終，生彼天中，我亦如是清淨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，生彼天中。」³⁸

(2) 釋經義

A、憶念三寶真實功德

六念的前三念，是三寶功德的憶念。如不了解三寶的內容，佛、法、僧所 (p.52) 以值得尊敬的所在，那就徒有三寶的憶念，並不能增長正信的。

(A) 釋：念佛

依經上說：念佛是憶念佛的十號。這些名號，從多方面表示了佛的功德。

如「如來」，是真理的體現者，如實的宣說者。³⁹「應」（阿羅訶）是離一切煩惱，

³⁸ (原書 p.56, n.10) 參閱《增支部·六集》(南傳二〇·四六——五二)。

³⁹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71b16-19)：

云何名多陀阿伽陀？

如法相解，如法相說；如諸佛安隱道來，佛亦如是來，更不去後有中，是故名多陀阿伽陀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1(大正 26, 25a23-b12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〈序說〉，pp.12-13：

多陀阿伽陀，一般譯作如來，其實可以作三種解說。「如法相解」，是「如解」，約智慧的通達真如說，恰如一切法的實相而通達。

「如法相說」，是「如說」，約恰如其分的說法說，所以說：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。

「如諸佛安隱道來」，是「如來」，約一切佛的平等解脫說。過去佛是這樣的，從安隱道來成佛，現在佛也是這樣的來成佛。「如」是平等不二的實相，佛就是如如的圓滿體現者，與一切佛平等，所以叫如來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〈如來藏學之主流〉，p.170：

tathāgata (如來) 的 gata 或 āgata，有來去(行)、到達、入的意義，如來是(真)如的契入、體得者，也就是真如離雜染而達最清淨(法界)階段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.16-17。

值得尊敬供養者。⁴⁰「等正覺」是正確而普遍的覺悟者。⁴¹

這樣的顧名思義，從佛的名號而憶念佛的功德。⁴²

⁴⁰ 參見：

(1)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經》卷 29(大正 01, 609c14-610a5)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71b19-c1)：

復名阿羅呵，云何名阿羅呵？

[¹]阿羅，名：賊；呵，名：殺，是名殺賊。如偈說……

[²]復次，阿，名：不；羅呵名：生，是名不生。佛心種子，後世田中不生，無明糠脫故。

[³]復次，阿羅呵，名：應受供養。佛諸結使除盡，得一切智慧故，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，以是故，佛名阿羅呵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63：

阿羅漢，有三義：一、應供，二、殺賊，三、無生。……約他的恩德說：應受人天供養，為世間作大福田，名為應供。約他的斷德說：殺盡一切煩惱賊，名為殺賊。約他的智德說：徹證無生寂滅性，名為無生（得無生智）。

⁴¹ 參見：

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75 經》卷 3(大正 02, 19c2-10)：

……佛告比丘：「諦聽，善思，當為汝說。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曾聞法，能自覺法，通達無上菩提，於未來世聞覺聲聞而為說法，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。

比丘！是名如來、應、等正覺未得而得，未利而利，知道、分別道、說道、通道，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；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，是名如來、羅漢差別。」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(大正 25, 71c1-13)：

復名三藐三佛陀。云何名三藐三佛陀？

「三藐」名「正」，「三」名「遍」，「佛」名「知」，是名正遍知一切法。

問曰：云何正遍知？

答曰：[¹]知苦如苦相，知集如集相，知滅如滅相，知道如道相——是名三藐三佛陀。

[²]復次，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，不增不減。云何名不壞相？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，過諸法如涅槃相不動。以是故，名三藐三佛陀。

[³]復次，一切十方諸世界名號，六道所攝眾生名號；眾生先世因緣，未來世生處；一切十方眾生心相，諸結使、諸善根、諸出要，如是等一切諸法悉知，是名三藐三佛陀。

(3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1(大正 25, 219b14-18)：

若有人言：何以故但佛如實說，如來如去故，應受最上供養？以佛得「正遍智慧」故。「正」名諸法不動不壞相，「遍」名不為一法、二法故，以悉知一切法無餘不盡，是名「三藐三佛陀」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0

菩提 (bodhi)，譯為覺，古代都譯作「道」。本來，聲聞得「三菩提」(正覺)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——無上正等覺，無上道或最正覺。但聲聞重在涅槃，佛重在無上菩提，流傳久了，「菩提」也就成為無上菩提的簡稱了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20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〉，pp.200-201：

阿耨多羅譯無上，三藐三菩提譯正等正覺；合稱為無上正等覺，或無上正遍覺。正覺……聲聞緣覺也可證得，但不能普遍；菩薩雖能普遍，然如十三十四的月亮，還沒有圓滿，不是無上；唯佛所證，如十五夜月的圓滿，故名無上正遍覺。

⁴² 參見：

(1) 舍利子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6(大正 26, 393b9-15)：

(B) 釋：念法

念法是憶念八聖道（甚深法，依八聖道而如實知見與證得）。如「現法」，佛說的正法，依聖道而可以現見的。「離諸熱惱」，是離一切煩惱的。

「非時」或作「不待時節」，是說依法修行，隨時都可以成就的。「通達」，是說依聖道而引導而契入的。⁴³

(C) 釋：念僧

念僧是憶念聖僧——從預流（須陀洹）向到阿羅漢果，四向、四果的功德。

這些聖者，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隨順行」，或譯為：「妙行，質直行，如理行，法隨法行，和敬行，隨法行」。⁴⁴

云何佛證淨？答：如世尊說：苾芻當知，此聖弟子以如是相隨念諸佛，謂此世尊是如來、阿羅漢、正等覺、明行圓滿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丈夫調御士、天人師、佛、薄伽梵。彼以此相隨念諸佛，見為根本證智相應，諸信信性現前信性隨順印可，愛慕愛慕性，心澄心淨，是名佛證淨。

(2) 大目乾連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 2(大正 26, 460a29-462a6)。

⁴³ 參見：

(1) 舍利子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6(大正 26, 393b15-20)：

云何法證淨？答：如世尊說：苾芻當知，此聖弟子以如是相隨念正法，謂佛正法善說、現見、無熱、應時、引導、近觀、智者內證。彼以此相隨念正法，見為根本證智相應，諸信信性現前信性隨順印可，愛慕愛慕性，心澄心淨，是名法證淨。

(2) 大目乾連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 2(大正 26, 462a7-c29)：

云何法證淨？如世尊言：此聖弟子，以如是相隨念正法，謂佛正法善說、現見、無熱、應時、引導、近觀、智者內證。……言現見者，謂正脩習世尊所說苦、集、滅、道，現觀道時，於現法中，即入苦、集、滅、道；現觀故名現見。……言無熱者，謂八支聖道，名為無熱。所以者何？熱謂煩惱，八支聖道中，一切煩惱無得、無近得、無有、無等有，故佛正法名為無熱。言應時者，謂八支聖道，名為應時。所以者何？由正修習世尊所說苦、集、滅、道現觀道時，即入苦、集、滅、道現觀，故名應時。……言引導者，謂八支聖道，名為引導。所以者何？以八支聖道習修、多脩習，能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現觀，能引、能導、能隨、能逐，故佛正法名為引導。……智者內證者，佛及佛弟子，名為智者；世尊所說苦、集、滅道，智者自內知見解了，正等覺為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故佛正法名智者內證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「法」之研究〉，pp.113-114：

法隨念與法證淨的法，《雜阿含經》(卷二〇)這樣說：「世尊現法律，離諸熱惱，非時，通達，即於現法，緣自覺悟」。玄奘於《法蘊足論》(卷二)譯為：「佛正法善說，現見，無熱，應時，引導，近觀，智者內證」。這可以略為解說：佛的正法，是善巧宣說，說得恰如其分的——善說。佛的正法，能在現生中悟見，而不是非要等到來生的——現見。八正道與煩惱不相應，是清涼安隱的——無熱。應時，或譯不時，佛法不受時間的限制，什麼時候都可以契入的。八正道有引向通達的能力——引導；能隨順於如實知見——近觀。是佛及佛弟子所自覺自證的，稱為智者內證。所以，「法」不是別的，是從聖道的修習中，現見緣起與寂滅而得自覺自證。方便的開示中，這就是法，就是我們的歸依處。這一切是本於佛的現正等覺而來。

⁴⁴ 參見：

(1) 舍利子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6(大正 26, 393b20-c2)：

云何僧證淨？答：如世尊說：苾芻當知，此聖弟子以如是相隨念於僧，謂佛弟子具足妙行、質直行、如理行、法隨法行、和敬行、隨法行。於此僧中有預流向、有預流果、有

表示聖者的持行，有戒、定、慧等功德，所以是應受恭敬供養的無上福田（施僧得大果）。⁴⁵

B、釋：念戒

念戒是憶念自己的戒行清淨，沒有缺失（如有所違犯，依法懺悔，就回復清淨），是聖者所稱譽愛樂的。

C、釋：念施

念施是憶念自己的施捨。「雖在居家，解脫心施」，是（p.53）在家弟子，不求世間福樂果報的清淨施（如出家，行不求名聞利養的法施）。

D、釋：念天

念天是念六欲天。有信、有施、戒功德的能生天；得預流果的，死後也上生欲界天。

三、修習六念等之作用，能安定內心

(一) 總明

「六念」，「四不壞淨」，「念佛法僧」，「念佛」，這一類的行法，是適應隨信行人，特別是在家弟子的方便道。

有一般宗教的共通性，有安定內心，除憂怖的作用。

(二) 詳述

1、無病苦、死苦之憂慮

一、病而到死亡邊緣，身體大多數是「苦痛逼切」，而眷屬、物欲、自我的愛戀，會引起內心的焦急、憂傷、恐怖，比身苦更嚴重得多。

一來向、有一來果、有不還向、有不還果、有阿羅漢、向有阿羅漢果，如是總有四雙八隻補特伽羅佛弟子眾，戒具足、定具足、慧具足、解脫具足、解脫智見具足，應請應屈應恭敬無上福田，世所應供。彼以此相隨念於僧，見為根本證智相應，諸信信性現前信性隨順印可，愛慕愛慕性，心澄心淨，是名僧證淨。

(2) 大目乾連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2~3(大正26, 463a5-464c9)。

⁴⁵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〉，p.187：

在律制中，僧伽是出家集團。只要出家受具足戒，就成為僧伽一分子，受在家弟子的尊敬供養。然在經法中，有「三念」、「六念」法門。其中「念僧」，僧是四雙八輩賢聖僧，是念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智見的無漏功德者。如出家而沒有達到「向須陀洹」，就不在所念以內。反而在家弟子，如達到「向須陀洹」，雖沒有到達究竟解脫，也是念僧所攝，所以古有「勝義僧」的解說。換言之，在世俗的律制中，出了家就有崇高的地位，而在實質上，在家賢聖勝過了凡庸的出家者。這是法義與律制間的異義。如歸依三寶，一般說是「歸比丘僧」。其實，比丘是歸依的證明者，依現前的比丘而歸依於一切賢聖僧。但在世俗律制的過分強化中，似乎就是歸依凡聖的出家者了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23-24：

此六和，是出家僧眾所應該一致奉行的。還有理和，是佛弟子證到的真理——法或涅槃，內容是彼此完全一致，所以說：「心心相印」；「與諸佛一鼻孔出氣」。這是聖者所特有的，而且是通於在家出家的。單是事和，是世俗僧；理和是勝義僧。不過，釋迦佛在這五濁惡世，依法攝僧，成為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，卻是著重事和。

對在家弟子，勸他不要戀念眷屬、戀念物欲⁴⁶，應該修六念⁴⁷，四不壞淨⁴⁸。

如平常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，不論什麼情況下去世，決定上升而不會墮落，所以不用為此擔憂⁴⁹。

2、無離別之憂悲

二、離別，即使與釋迦佛別離，也不用憂悲；修六念，就等於與佛及聖弟子同在了⁵⁰。

3、處眾無諸罣礙

三、修六念的，「處兇嶮眾生中無諸罣礙」⁵¹。

4、於曠野中無諸恐怖

(1) 舉經說

四、賈客遠行，「於曠野中有諸恐怖，心驚毛豎」的，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⁵²。

「比丘住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，有時恐怖心驚毛豎」的，應當念佛，並舉一譬喻，如《雜阿含經》(p.54) 卷三五 (大正二·二五五中) 說：

「帝釋語諸三十三天言：諸仁者！諸天與阿修羅共鬪戰時，若生恐怖，心驚毛豎者，汝當念我伏敵之幢！念彼幢時，恐怖即除。」

「如是比丘！若於空閑、樹下、空舍，而生恐怖心驚毛豎者，當念如來：如來、應、等正覺、乃至佛、世尊！彼當念時，恐怖即除。」⁵³

(2) 釋經義

這一譬喻，似乎是神話，而其實是的確有此情形的。

「伏敵之幢」，是軍旗。在古代，如帥旗屹立，軍隊望見了奮勇作戰。如帥旗倒下，那不是主帥被殺、被俘，就是逃走。部隊不見了帥旗，當下會士氣喪失而潰敗的。如戰鬥中的軍士，想到了主將的才能，武器精良，那部隊會士氣高昂，不會驚怖而奮戰的。

依外在事物而增強自身的心力，是確實存在的（「怕鬼唱山歌」，也是這種作用，雖

⁴⁶ (原書 p.56, n.11) 《雜阿含經》卷四一 (大正二·二九八上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三二一——三二三)。

⁴⁷ (原書 p.56, n.12) 《雜阿含經》卷二〇 (大正二·一四五中——下)。

⁴⁸ (原書 p.56, n.13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七 (大正二·二六九中——下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八二——二八五)。

⁴⁹ (原書 p.56, n.14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 (大正二·二三七中——下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五八——二六〇)。

⁵⁰ (原書 p.56, n.15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〇 (大正二·二一八上——下)。

《相應部》(五五)〈預流相應〉(南傳一六下·二二九——二三四)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 (大正二·二三八中——下)。

《增支部》「一一集」(南傳二二下·三〇三——三一〇)。

⁵¹ (原書 p.56, n.16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三 (大正二·二三八中)。

《增支部·六集》(南傳二〇·一〇——一四)。

⁵² (原書 p.56, n.17) 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五 (大正二·二五四下——二五五上)。

⁵³ (原書 p.56, n.18) 《相應部》(一一)〈帝釋相應〉(南傳一二·三八二——三八六)。

然聽到外來的聲音，其實是出於自己的)。⁵⁴

(三) 結義

「六念」……「念佛」，不外乎應用這一意義（如能導入預流，那就性質不同）。原則的說，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。

六念等有安定內心，除憂怖的作用，經文，大抵屬於（九分教中）「記說」(p.55)部。

⁵⁴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.306：

為什麼要修「三隨念」、「四證淨」？一、對於病者，主要是在家患病者的教導法，使病者依「隨念」、「證淨」而不致陷於憂苦，因為死了會生天的。二、在曠野，在樹下、空舍，「有諸恐怖心驚毛豎」，可依三隨念而除去恐怖。三、聽說佛要離去了，見不到佛了，心裡惆悵不安，也可以念佛、法、僧。依念佛，念佛、法、僧，四證淨，而不會憂苦恐怖不安，經中曾舉一比喻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五……這是從印度宗教神話而來的比喻。世間上，確有這一類的作用，如軍隊望見了主將的軍旗，會勇敢作戰。如軍旗倒下（或拔去）而看不到了，就會驚慌而崩潰下來。念佛，念佛、法、僧，會感覺威德無比的力量，支持自己。一般宗教的神力加被，就是這樣。所以信的應用於修行，意味著「自力不由他」的智證的佛法，一部分向他力的方向轉化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在家眾的德行〉，pp.212-213：

在家的信眾，於五法而外，對心情怯弱的，每修三念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。或修四念，即念三寶與戒。或再加念施；或更加念天，共為六念，這都見於《雜阿含經》。這主要是為在家信眾說的，如**摩訶男長者**聽說佛與僧眾要到別處去，心中非常難過（《雜含》卷三三·九三二、九三三經）；還有**難提長者**（《雜含》卷三〇·八五七、八五八經），**梨師達多弟兄**（《雜含》卷三〇·八五九、八六〇經）也如此。**訶梨聚落主**身遭重病（《雜含》卷二〇·五五四經）；**須達多長者**（《雜含》卷三七·一〇三〇經等），**八城長者**（《雜含》卷二〇·五五五經），**達磨提離長者**（《雜含》卷三七·一〇三三經）也身患病苦。

賈客們有旅行曠野的恐怖（《雜含》卷三五·九八〇經）；比丘們有空閒獨宿的恐怖（《雜含》卷三五·九八一經）。

這因為信眾的理智薄弱，不能以智制情，為生死別離，荒涼淒寂的陰影所惱亂，所以教他們念——觀想三寶的功德，念自己持戒與布施的功德，念必會生天而得到安慰。……

(3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念佛淺說〉，p.89：

他力，要依自力而成為力量。有時，明明是自力，卻可以化自力為他力，因而增進自力的。如夜晚走路，有人怕鬼便唱起山歌來。聽到了自己的歌聲，好像有了同伴，有了支持他的力量，使他不感孤獨，不再怕鬼。又如小孩害怕的時候，即使母親在他的旁邊，而他自己不曉得，還是一樣的害怕。反之，母親並不在，聽人說母親就來了，也會使他堅強起來。所以，外來的他力，或者只是自力化而為他力，只要自己知道，知道外來有某種力量，確能援助自己，即能發生效用。